

清宫太监揭秘

李连英 宫廷生活写真

LILIANYING
GONGTING
SHENGHUO
XIEZHEN

李玉川 著



长城出版社

目 录

荒诞的传说.....	1
坎坷的身世.....	5
京城遇难.....	10
净身入宫.....	15
星夜送信.....	21
梳头房役.....	26
安监遭戮.....	31
御医诊病.....	36
升任总管.....	41
宫廷演戏.....	45
慈禧的隐私.....	50
庙会风波.....	55
检阅海军.....	60
处世之道.....	65
监修颐和园.....	69
三晒银子.....	74
导游胜景.....	78
游湖照相.....	83
鸟鱼争宠.....	88
拒收贿赂.....	94
道观结盟.....	98
回乡轶事.....	103
祝寿贺礼.....	108

万寿庆典.....	112
官保攀李.....	117
中俄密约.....	122
百日维新.....	126
中堂夜访.....	133
庚子风云.....	138
珍妃之死.....	143
两宫出逃.....	148
西行路上.....	153
西安行宫.....	159
驻蹕华阴.....	164
回京途中.....	169
崔监被撵.....	174
庄园遭劫.....	179
为母发丧.....	184
告老出宫.....	191
李监之死.....	196
纷争家产.....	201
梨园觅趣.....	204
柳巷争风.....	208
兄弟诉讼.....	213
神鬼难助.....	216
穷困潦倒.....	219
祖坟被盗.....	222
幽灵再现.....	226
李连英年谱.....	231
李氏家族系统表.....	241
后记.....	242

荒诞的传说

在河北省大城县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弯弯子牙河北岸的八方村有个性情古怪的穷秀才，自觉满腹经纶却一直不得志，他说的话人们觉得奇怪可笑，也就只当耳旁风，无人理会了。秀才日子越过越累，以致贫病交加病入膏肓，头咽气他把妻子和小儿子叫到跟前，嘱咐了两件事：第一件，他死后不要给他穿衣服，草草掩埋；第二件，多穷也不要扒他家那个门楼子。秀才把要说的话说完，两腿一蹬就咽气了。

秀才死了，事情也就由不得他了。他媳妇觉得这么光着腚埋了，实在难堪，只好依了他半句话，上身光着，下身给他穿了条裤子，就这样埋了。这门楼呢歪歪斜斜上面长满蒿草，后来，穷得没办法，不得已媳妇把它扒掉卖了砖了。哪知这一扒不要紧，惊动了朝廷的钦天监，钦天监正观星相，见这里红光冲天气势非凡，就断定这里必有争王位之人，皇家天下有失落的危险。原来门楼上长的是隐身草，门楼一扒，新龙出世的瑞气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这一暴露非同小可，皇上哪容得有人和他争天下？立即带领千军万马赶来剿灭，赶到这里扒开秀才的坟一看，天哪！秀才的头已变成龙头，上半身长出片片龙鳞，正向子牙河边上蠕动呢，只有下半身因穿了裤子，未能变成龙尾。据说如果完全按秀才嘱咐的去办，不被皇家发现，新龙一旦变好，游入波涛荡漾的子牙河，他的小儿子就要做皇上了。这可到好，坟扒了，尸骨扬了，秀才的媳妇被杀了，还把他的儿子抓去割了老公（太监），叫他断子绝孙好生服侍皇上。

据说从那时起，就把大城的风水宝地破了，这里注定出不了皇上，只能出老公。所以，大城县出的太监特别多。

.....

这个荒诞不经的传说，一没年代；二没名姓；三不见经传。无从查考，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然而，大城县历史上出太监多，这确是事实，明、清两代尤甚。据该县 103 个村的统计，明、清太监即有 155 人之多，当时可谓太监世界的辉煌。

大城县出太监多，真的是因为破了风水宝地吗？不然，当地民谚说，“多富的老公(太监)穷家子，多穷的秀才富家生”，一语道破，当太监，穷，是主要原因，翻开大城历史，即可分晓：大城县古称平舒，以人性宽舒而著称。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齐、燕、赵之交有一城邑，这就是大城。西汉始设平舒县，西晋为章武国所在地，五代周时改称大城县。是河北省古老的县份之一，又是历史上贫困县份之一，它地处冀中平原，子牙河、黑龙港河下梢，土地脊薄，十年九涝，低产多灾，外出谋生已成为大城县长期以来的社会现象。涛涛子牙河，流淌着大城人多少血和泪。皇皇《大城县志》，记载着大城人的辛酸与忧伤。在清朝统治的 267 年中，即闹洪、涝灾害 75 次，大旱 25 次，虫灾、兵祸接连不断：乾隆七年秋，大水，田园淹没，庐舍被淹，官府施赈无济于事；乾隆八年，大旱，夏、秋无收，重灾农户 5891 户，外出灾民 916 人；道光十二年，大雨如注，连续十六天，平地水深丈余，房倒屋塌过半；咸丰三年六月，子牙河决口，大城全县被淹；同治十年，雨涝无收，全县饥荒；光绪十九年，子牙河决口，全县被淹，数千灾民聚县衙清赈，知县派兵“弹压”……

乾隆七年大水后，有人作诗描述当时的凄惨景象道：

乾隆七年秋大水，“两江”荡荡洪波起。

田园漂没庐舍淹，万姓嗷嗷皆待死。

沉溺之民与鱼同，贪污之吏与獭似。

天高水深獭纵横，辙涸水枯鱼亦矣。

(注：“两江”指子牙河和黑龙港河)

水旱天灾的折磨，土豪劣绅的剥削压迫，如此的恶劣环境，穷苦农民种地无望，求借无门，怎能生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糊口维持眼前生计，比传宗接代更重要了。正如有人说，“食欲和性欲本是人类最大的欲望，但对于连温饱都不能的人来说，如何能满足性欲呢？”因此，首先填满肚子，然后才能顾及别的。终日不得温饱的黎民百姓忍心把自己的子弟阉割，选择当太监这条路，实属不得已罢了。大城县灾荒不断加剧，造成一些人当太监的原因就在这里。在这 155 名太监中，无一人是富家子弟即是铭证，那个所谓“破了风水宝地”的传说，不过是人们荒诞的臆想。

大城县太监众多，身居要职者不乏其人。在明代，这里就出过比较有名的大太监，县城北部刘四岳村太监刘朝用(字岳村)，嘉靖癸丑(1553)奉旨选入内庭，命翰林官于内书馆教习；己未(1559)复奉钦依转内掌印；隆庆戊辰(1568)荷蒙圣恩受监丞之职；壬申(1572)钦差南京留守司守使，兼赐蟒玉骑马及恩荫子侄。”(《刘氏家谱》)语)家修楼堂，娶妻过子，受到皇封，嗣子刘守智任锦衣卫副千户，诰授武略将军，一时家族显赫，威震乡里。

大城城南子牙河西岸有个大九宫村，出了个王承恩，为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的司礼秉笔太监，曾抱九岁的崇祯皇帝登极，是崇祯的心腹。李自成进攻北京时，崇祯成了光杆司令，只有王承恩陪伴左右，陪他到三官庙求筮、测字，并亲自提督京营，保卫皇城。最后城破，崇祯在煤山(今景山公园)树上上吊自杀，王承恩也随驾撞死在树上。由于他以身殉主，至死忠君不渝，受到封建士大夫的推崇，为他建祠、立碑、演戏，极力褒扬。

到了清朝，大城在宫廷的太监可谓盛极一时。康熙年间有大里北村的李玉，为康熙皇帝的宠监，人称九千岁，卖官鬻爵，权倾朝野，有“要做官找李三(李玉的弟弟)，去不去找李玉”之说。即至到了晚清，在宫廷施职的大城籍太监更为众多，掌权者尤为显赫。有

授三品衔的敬事房大总管李双喜(旧镇村),有授三品衔二总管崔玉贵(崔张吉村),有慈禧的宠监香王(原名王瑞章苏庄村人)。著名的大太监李连英就是大城人,他9岁净身入宫,13岁随咸丰帝退避热河;光绪十二年随醇亲王海口阅兵;光绪廿六年随慈禧西狩长安,他曾破例授二品顶戴花翎,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五十余年的宫廷生涯,在晚清的历史中,留下了重要的印记,“皮硝李”的绰号几乎尽人皆知。这个传奇的历史人物,是众多太监的佼佼者,他就是本书要记述的主人公。

坎坷的身世

蜿蜒的子牙河由南向北流入古老的大城县境，在境内中部拐了一个之字形的弯子，缓缓向东北流去。中间这一拐，把南北河变成了东西河了。传说中具有“风水宝地”的八方村，就位于这河拐的北岸，八方对岸偏西有一簇错落落的村庄名为贾村，据说当初为一些商贾所建，久而久之，人们都叫它贾(甲)村了，而且随着姓氏的增多，分立了张、赵、白、梁、王、宋、房、骆、李等九个贾村，清代这些村同属安庆里(今安庆屯)管辖。这个李贾村就是晚清赫赫有名的宫廷总管太监李连英的故乡。

李连英的祖籍原为山东青州府齐河县石门高家村。明代燕王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长期的征战使河北一带生灵涂炭，土地荒芜，断绝炊烟。朱棣即位后，采取了移民政策，山西、山东的大批移民迁入河北，李氏一世之祖李滋即于永乐三年迁自顺天府大城县安庆里李贾村。从此，李氏家族在此定居，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李氏家谱》对此有着简要记载，在风化斑剥的李氏祖坟墓碑上也依稀可见。

李贾村位于众贾村之东，当时地处于牙子河套，为该河的溢洪区，是河套四十八村之一。在这里，每当春天，堤外河水潺潺，白帆点点；堤内桃红榆翠，杨柳依依。到了杏黄时节，莺歌燕舞，麦花飘香，迎来一年一度的四月庙会。届时李贾村的药王庙、观音庙、三圣庙绛红色的庙门大开，铃声悠扬，商贾云集，善男信女烧香许愿，盛况空前，呈现出一派和平安逸的景象。

然而，每当夏、秋之交，雨水连绵，这里则是另一番情景：一向

温情脉脉的子牙河，忽然变成一匹脱缰的烈马，急流汹涌，浪涛咆哮，震撼着堤岸，美好的田园，顷刻即可变成泽国。大水之年，全县遭难；小水之年，河套四十八村也难以幸免。洪水过后，蝗虫为害，瘟疫流行，灾荒接连不断。李连英的祖父李万芝，祖母刘氏，就是在灾年累月中贫病交加丧生的。

李连英的父亲李玉，当时才十岁少年孤苦伶仃，家无隔夜粮，田无立锥地，只好拉着四根弦的胡琴沿街乞讨，过着十根肠子九根闲的生活。萧索冷落的村庄，响起悠扬的四弦琴声，凄凄楚楚如泣如诉，仿佛在倾述自己不幸的遭遇，仿佛一只受伤的小雁的哀鸣，勾起人们的辛酸，引起人们的怜悯，“胡胡李”的绰号即由此而来。

李玉有个远门叔叔叫李柱，是个老实本分的忠厚长者，村里都称他“老实人柱爷”。这李柱凭着年轻时省吃俭用，拚死拚活挣下一点家业，老两口种着七十亩地，养着两头牲口，在当时来说是个殷实的小康之家。不如意的是无儿无女，是个“瞪眼绝户”，后顾之忧的阴影时时笼罩在老两口的心头。李柱见李玉孤单可怜，不断周济于他。天长日久，李玉也觉得这两位老人才是自己的近人。因此，春种秋收，大忙季节，自动上门干活。就是平日，担水扫院，出牲口棚，垫猪圈，样样都干。“老实人”见他手脚勤快，恩实懂事，着实喜欢，和老伴一合计，就收养李玉为嗣子。

斗转星移，转眼李玉已成为挑家过日子的壮劳力，而李柱夫妇则弯腰驼背显著地老了。老两口要给李玉成家可费了脑子，自己口挪肚攒好不容易挣下来的家业，怎能轻易交出去呢？怕的是年轻人人大大心大，娶了媳妇过出个儿，落个人财两空。盘算来盘算去还是依了老婆的主意，于道光廿年（1844）把她娘家侄女娶过来，寻了个和自己一条心的儿媳妇，这就是曹氏——李连英的母亲。

这曹氏虽说乡间民女，却长得四方团脸，五官匀称，厚厚的耳垂，满脸喜气，待人接物举止大方，没有半点小家子气，谁见了都说她是个有福之人。过得门来，夫妻恩爱，孝顺公婆，和睦乡里，上炕

一把剪子，下炕一把条帚，上场下地，缝缝连连都是一把好手。常言道：“家有一样心，黄土变成金”，夫妻和，婆媳和，父子和小日子越过越红火。更为可喜的是，曹氏过门的第二年就生了个肥头大耳的胖小子，取名子清李柱过子得孙，喜得合不拢嘴。美中不足的是，这孩子智力不佳，胡吃闷睡，长得不大机灵。

子清长到三岁，也就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月十七日(11月2日)辰时，曹氏又生一男孩子，取名灵杰。这孩子嘴巴微大，眼珠滴溜溜乱转，甚是惹人喜欢，这就是后来倍受慈禧宠信的大太监李连英。

曹氏共生了六个儿子，肩挨肩象台阶一样，除老六夭亡外，其他都壮壮实实。按家族辈分排列，李连英这一代是十四世，泰字辈，因此，他们弟兄五人取的学号是：老大国泰，老二英泰(即李连英)，老三宝泰，老四升泰，老五世泰，老六安泰。曹氏在四十岁左右又生了两个女儿，一名云儿，一名秀儿，这是后话。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到老”，孩子成器不成器，从小就看得出来。小灵杰到四、五岁上就崭露出他的聪明才华，爹爹教的曲儿，奶奶讲的故事，一遍就能记住，经他一唱格外熟听，经他一说格外有趣。六、七岁上在子牙河堤坡上放牛，割草，逮鸟儿，捉蝈蝈；在树荫下下象棋，用土坷垃走“廿人打虎”，以及吹笛子，拉胡琴，一说就通，一摸就会，无不高人一筹。因此，整天勾引得小伙伴们成帮成伙地围他转，好象有了他才有意思，缺了他就象少了半边天。他把小伙伴们哄得服服帖帖，把大人们哄得另眼相看。有时不慎捅了楼子，惹恼了大人，他吐吐舌头，扮个鬼脸，逗得大人噗哧一乐，也就烟消云散百事皆无。

在冀中农村有个办冬学的习惯，地净场光，轴枷把一卸，就请个先生，组织孩子们上学。学习冬仨月，到腊月二十放学，俗称“放冬牛”，大概是叫先生把这些生牛野马似的孩们驯一驯拢一拢心的意思。李连英在七岁上就开始上这种“放冬牛”的学，学校很简陋，

是找的一家闲房，桌凳都是自家搬去的，高低不等，学生多者二十几人，少者十几人。念的书也是自家有什么书就念什么，并不要求统一。一般的入学念《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名贤集》、《弟子规》、《朱子治家格言》等，这些被认为是启蒙课本，再念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了。对于小孩子，先生只是教认字，教几行回去自己乱哄哄的念，念了背，背后再教新的，学了再念，再背，并不讲解什么意思。如果背不过书，或者犯了纪律，老师就要用藤条责打。单调枯燥的生活，严厉的教师，自由惯了的孩子，哪里受得了？因此，学生对老师总有敌对情绪，背地里就自编顺口溜出气。什么“人之初，性本善，越打老爹越不念”；“人之初，醋哪芦，越打老爹越糊涂”；“大学之道，给先生拌料，先生不吃，拉过来就套”。（把先生比作牲口），这样被先生发现，又是一顿好打。

灵杰呢？却不是那种笨学生，嘎学生。他象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一点就通，一学就会，聪明过人。《百家姓》、《三字经》很快背得滚瓜烂熟，抽空还帮老师提水、烧炕，自然得到老师的喜爱。尤其是他爱练习写字，先是由老师写一“仿影”，把“元书纸”铺在上面，照着摹画，练来练去就把“仿影”撤掉，写“临帖”（看着字帖写字）了，而且，每次让先生“号仿”（判作业），都得到赞许，在他的字上画几个红圈儿，啧啧连声地说他，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当然除了小灵杰的个人的天赋外，与他母亲的培养教育大有关系，在灵杰幼年时代的头脑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是很深的。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李家日子蒸蒸日上，子牙河决口，全县被淹，洪水过后，大城境内发生了瘟疫，上吐下泻，腿肚子转筋，一传十、十传百，发病快，得病就难活，晌午还好好，下午一蹬腿就完。就在骇人听闻的时疫流行中，夺去了老李柱的生命。这一突出其来的灾难，如同平静的水面上掀起恶浪狂飚，给李玉带来巨大麻烦。

老实人李柱虽然没有亲侄子，但有近支的侄子，平时很少跟他

们来往，过继李玉也没有和他们商量。按照家族规矩，过继嗣子必须先及着近支过，近支没有才轮到远支，而且还要找个证人立个过继书，清族门当家吃喝一顿，记入家谱取得各方面的承认才行。李柱呢，当时想的比较简单：我个人挣的家业，愿给谁就给谁。全没按那套规矩办，这就授人以柄，于是他一死，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他的几个近支的侄子早就虎视眈眈气不过忿，在打幡抱罐决定继承权的当儿，出来理论，要叫个短长。李玉自知身薄力单，拗不过这股恶势力，采取了少说话多磕头，泰然处之的态度，让李柱的老伴出头和他们理论。这老婆定要自己打幡抱罐，谁也不用，谁要抢夺家产，她就一头撞死在他眼前。这一招还真灵，一群侄儿拿他没办法，也就平息了这场抢家产之风，当然这都是有心计的曹氏背后给他出的主意。

埋葬了李柱，拉下了亏空，又卖园子又卖地，家业下去大半截。李玉一出门，碰上的都是嘲笑和敌视的目光，自觉无法在这里呆下去，就和曹氏商量挪开这个鬼地方。可是到哪里去呢？“人到难处思亲朋”，曹氏忽然想起有个娘家堂兄在北京耍手艺，干皮行。于是，小两口商量，把婆婆和大孩子国泰留在家里，变卖家产坐吃山空，他俩带着孩子们到北京谋生，待站住脚跟，用皮里抽肉的办法，把钱慢慢转移到京城，另立门户。他们主意已定，老太太和媳妇一条心，也表示赞同，说什么也不能让那些近支的侄儿们染指半点家产。

咸丰五年（公元 1855），萧索冷落的秋天、排着人字形的大雁鸣叫着向南飞去，李玉一家人却担筐背篓向北走了。八岁的灵杰动情地望着炊烟袅袅的家乡，望着生他养他的宅院，望着闪着琉璃瓦光亮的庙顶，望着蜿蜒的翠柳长堤，他曾在这里上过学，放过牛，割过草，捉过鸟，度过难以忘怀的童年，怎不令人留恋，他沿着子牙河堤一步一回头，无可奈何地向着茫茫的天际走去。

京城遇难

古都北京，高大的城墙，巍峨的城楼，白塔古刹，五彩缤纷的市场，是当朝天子的圣地，是达官贵人的乐土，然而，却不是穷人赖以谋生的去处。

前门外大街路西有个“同增皮货店”(后为军衣庄)，收售皮货，收购了新旧皮货，经过加工修饰再卖出去，曹氏的堂兄就在这里耍手艺，干皮行。李玉一家投奔他来，他只不过是个手艺人能帮什么忙呢？开始就让李玉买这里剪下来的皮屑，缝补破鞋，干这最下等的臭皮匠的生意。可是，就这个臭皮匠也不是那么好干的。技术如何先不说，当时行帮盛行，“国有国法，行有行规”，不懂行规行话的门外汉，寸步难行。就说皮匠担的挑子吧，就很有特色，一头大，一头小；大头有一块长方形的木板，木板上斜插着两把木制宝剑，作为缠麻绳之用；小头是一个圆形的两层工具箱，所有工具放在其中。大头叫“龙头”，小头叫“龙尾”，扁担是“龙身”。担挑时，必须把龙头放在前面，营业时，必须把龙头放在左边，工具箱放在右边，中间横放扁担，这是规矩。在街上担挑行走时，偶尔遇上同行盘问，对方定然是手抓龙头说：“拦住你的马，勒住你的缰，师傅你要吃哪方？”如是内行必然回答道：“放开我的马，松开我的缰，我爱吃哪方吃哪方！”如果答不上来，人家就会制止你营业。再说修鞋匠的工具和工序，都有本行的行话和别称。如：鞋拐子叫“量天尺”；锥子叫“凿洞”；针叫“穿山甲”；钳子叫“虎口”；切皮刀叫“快口”；麻线叫“小白龙”；榔头叫“送客”；丁子叫“尖钻”皮子叫“老七”；水刷叫“吸水石”；包鞋头叫“承前”；补后跟叫“继后”；配鞋底叫“上衬”……这

些隐而不宣的奥秘，对于头顶高花刚刚进城的李玉来说，则是闻所未闻，茫无所措。他在偌大的北京城东碰西撞，挣不了几个钱，倒受了不少窝囊气，只好改了行。

西直门外堂子胡同坐东朝西的一座三合院里，低矮的房子起脊不挂瓦，破旧不堪，门口挂出一块一尺多长的木牌，上写“永德堂皮作坊”六个字，这是曹氏的堂兄帮李玉建起来的熟皮作坊。皮匠总是在“皮”字上想问题，作文章，他见李玉干修鞋这一行行不通，就和买卖皮货的商人一沟通，帮他改行作这种生意——收生皮子，熟好了供应同增皮货店销售。“皮硝李”的绰号即由此而来。

熟皮业本行称“裘皮行”，传说当初为商代比干所上创：比干打猎时，曾射杀一只九尾狐。而引起九尾狐精姐己的憎恨。姐己变化美女成了王妃，受到纣王的宠爱，即调唆纣王荒淫无道，滥杀无辜。当比干力谏讨王时，姐己借机谗言将他剖腹挖心。比干成神后，姐己被擒，现出九尾狐的原形。比干就把它剥了皮，抽了筋，沤在臭水里熟成狐皮筒。从此，留下熟皮业这一行，熟皮子一直沿用沤制的方法。

裘皮行取材于羊、狗、猫、兔、狐狸、黄鼬、狸子等动物皮。熟制方法，主要是用皮硝水浸泡，进行沤制，使其生硬的皮毛变软。具体操作大体有几道工序：

第一道工序是“打皮”。用竹板敲打，把动物皮上的杂质、脏物除掉。

第二道工序是“爪毛”。用五齿爪子把皮货毛梳理好。

第三道工序是“浸泡”。把皮货泡在清水里刷洗干净。

第四道工序是“脱脂”。把皮货泡在盛有“皂角”（一种药材）水的矮缸里，用脚踩踏，谓之“登缸”，以去掉毛上的油脂。

第五道工序是“铲皮”。把皮货从缸里捞出，用铁铲将皮上的肉、油铲掉。

第六道工序是“熟制”。把皮硝、黍子面溶于缸内，将皮货浸泡

10至20天，每天翻动，到一定程度，捞出晾干。

第七道工序是“回潮”。将干燥的皮货用水喷一下，使其湿润回软，再铲皮。

第八道工序是“除灰”。用棍敲打，将皮上的灰尘、杂物敲出，皮货才算完全熟好。

小小的皮作坊院，摆着七八口矮缸，盛满黄花绿沫的臭水，墙上钉着、屋里屋外挂着一串串羊皮、狗皮，夏天脏水横流，绿豆绳嗡嗡乱飞，冬天坑坑洼洼都是冰水。长年累月一股腥臭难闻的芒硝味，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就是眼睛也辣得难受。常言道“没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李玉和曹氏就是在这又脏又臭的环境中，起五更睡半夜，翻缸倒水，洗皮揉搓，拚死拚活地挣扎着。小灵杰也懂事了，干着力所能及的活儿：“打皮”、“爪毛”刷洗、直至“登缸”。他把嫩白的小腿伸进沤洗皮货的水缸里，努力踩踏，两腿被硝水腐蚀得通红，微微作痛，也不歇脚，尽量为父母分担忧愁。

灵杰终究是只毛嫩的小燕，经不住这种环境的折磨，就在9岁这年正月，不知何时左膝盖上擦伤了皮，浸入了污水，竟然红肿高大，如蝎蜚狗咬疼得钻心。后来竟然由疼变麻，浑身软苏苏地发起烧来，不过三天，疮口肿得有肺子那么大，且上面分布着七个窟窿，冒着黄水。仔细端详一下，有鼻子有眼，活象个小人脑袋。叫街头郎中一看，说是这叫“人面疮”，乃冤结所成，严重着能呼出人的姓名，吐出敷上的药物，是一种难以治愈的奇病。“病怕无名，疮怕有名，另请高明吧！”郎中吓唬了一顿，拍拍屁股走了。

“破船偏遇顶头风。”无端的大祸平空而降，一家人沉浸在痛苦中。忽然一阵阵虎銜声响，由远而近，不用问就知道这是拉骆驼卖药、相面的江湖术士。这种江湖术士在当时的京城并不少见；有的是凭一张嘴巴，大吹大擂，诱人上勾，骗取钱财的无耻之徒；有的是身怀绝技，济世于民的奇士；也有真假兼有的江湖里手，他们有谚语说、有天有地就有我，尖（真活）腥（假活）制拦（捞钱）乐哈哈！”

“有病乱投医”。这虎衔声给李玉家带来一丝希冀，即毫不犹豫地将这个拉骆驼卖药的请进来。这位先生看了看灵杰的左膝，也断定是“人面疮”，其严重后果说的和那个郎中讲的几乎分毫不差。不过，他认为并不是不治之症，现在治为时不晚。说着在钱搭里的掏出一贴膏药、用火烤烤贴在灵杰的疮口上，又抄起笔来，笔走龙蛇地开了一剂药方：

人参半斤，贝母三两，白芥子三两，白术五两，生甘草、青盐各三两、白矾、半夏各二两。

这先生将药方递给李玉嘱咐道：“将这些药研成末，以米饭为丸，每丸五钱，早晚各一丸，白滚汤送下。”他又说：“服此药后，三天见小，十天见好，一个月就可百事皆无了。”

听先生一说，李玉和曹氏如在沉溺的苦海中盼来了救生船，千恩万谢不已。灵杰不知心理作用还是怎的，自贴上膏药后，也似乎将病痛都收拢在疮口上，全身则觉有些轻松。

先生又仔细地端详了一下灵杰说：“这小兄弟二目有神，额宽嘴阔，气宇非凡，非一般庶人之辈。相书说：目秀而长，必近君王；口角如弓，位至三公。但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您如愿破费点，我可以给他算算命相。”此时此刻，李玉夫妇对这位先生已深信不疑，自然百依百从了。于是说了灵杰的生辰八字，就让他测测命相。

这先生正襟危坐，用手掐算着，口中振振有词：“属猴的是木命，木克于金，冬天的猴时运不佳。眼前是一小灾，只有皮肉之苦，没有性命之忧。可到了十岁上还要闯过一大关口……”

李玉和曹氏急问怎么回事？先生慢吞吞地说：“恕我直言，这孩子命硬，上克父母，下克兄弟，到十岁上免不了有大灾大难呢！”

“哎呀！这可怎么哪！”

“先生！这有破吗？”

先生皱起眉头咋咋舌，掏出一部旧书来翻了翻念道：“山阴枯木难逢春，太公独钓空劳神；若要逢凶化为吉，不入空门入黄门。”

他所说的空门就是要出家当和尚，他所说的黄门就是进宫当太监。在神权观念还牢牢地统治着人们思想的时候，这位江湖术士的危言耸听，就注定了这小灵杰的一生命运，扼杀了他的青春。李玉象是在激流险滩中，随波逐浪无所适从，曹氏象掉进万丈深渊战栗不已。